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汪彥博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紹昱

謄錄監生<sub>臣</sub>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贈答二

贈徐幹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善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

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  
行白日薄西山 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

山喻時去 圓景光未滿衆星繁以繁 善曰圓景月也論  
不可逐也 銑曰日月之體狀

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  
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衆明也 銑曰國景月也喻

道不明也衆星喻羣小邪人也繁多 志士營世業小人  
也謂文帝不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亦不閒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翰曰志士  
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閑代行游朝

闕之間夜行喻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善曰劉淵林  
君於闕朝也 魏都賦注曰

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  
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銑曰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

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櫺軒

善曰爾雅曰扶

搖謂之颿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颿同古字通櫺窓間也徐幹齊都賦曰窓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窓也濟曰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焱風也風主教令也櫺軒階畔鈎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於上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

全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也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全其體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

工記注曰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善曰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

興發也

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阴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阴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阴音則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遇也翰曰寶弃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為非玉而罪之非和氏之愆言賢才不見用乃君之過也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善曰言欲彈冠以俟知已知已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已銑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已入仕也而今知已皆見棄致則與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善曰良田幹同故云誰不然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善曰良田膏澤喻有

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陟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良曰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澤屢降必亮懷璵有豐年言幹有美德以當見用無以晚歲為意

璵美積久德逾

五臣作愈宣

善曰兩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

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璵斂杜預曰璵璵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璵音煩也濟曰宣通也信懷良玉

之美彌久之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疎孔安國

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翰曰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達也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

贈丁儀

五言誤也魏畧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向曰魏志云儀有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銑曰喻

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善曰楚辭曰凝凝霜之紛紛字書曰

凝冰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修塗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西都賦曰玉除

堅冰謂陰謀漸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白下而上也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善曰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良曰謂陰陽不和故雲不歸山而霖雨成川

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

毛詩曰率時農夫

濟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也

在貴多忘賤為恩

誰能博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向曰在貴謂文帝

狐白

足禦

五臣作御

冬焉念無衣客

善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粟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翰曰景公事同善注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 濟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其寧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

爾心親交義不薄

銑曰寧安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

五臣作攬

衣起西游

善曰古詩曰攬衣起徘徊良曰王粲在西故

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

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

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已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

欲歸忘故道

顧望但懷愁

善曰傳教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悲風鳴

我側義和逝不留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義和弭節兮王逸曰義和日御也

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翰曰逝往也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

善曰重陰

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

誰令君多念自

五臣作遂

使懷百憂

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濟曰誰令

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粲也

又贈丁儀王粲

五言 善曰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

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岑

五臣作峯

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善曰毛萇詩傳曰涇

渭相入而清濁異向曰涇水濁渭水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善曰漢書曰高

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

銑曰謂西

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員闕出浮雲承露槃泰

五臣作太

清

善曰西京賦曰

園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北仙掌以承露廣雅曰北靡也槃與圮同古字通

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濟曰員闕闕名出浮雲高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槃平太清天也

皇佐揚

天惠四海無交兵

善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



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  
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翰曰皇佐

太子也能闡揚天子之惠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善  
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

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  
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

德之興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良曰 君子在末  
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

位不能歌德聲 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  
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

也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  
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

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善曰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  
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

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  
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銑曰丁儀

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儀常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  
後植不得立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  
謂營生也 翰曰貞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  
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則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 贈白馬王彪

五言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  
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

曰於圜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  
城王與植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  
薨至七月植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  
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  
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濟同善注植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  
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

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  
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邠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邠

城翰曰承明門名逝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善曰陸機

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  
向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也首陽山名

深欲濟川無梁善曰楚辭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

情如欲濟川無橋梁也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善曰國語曰秦

賦曰起洪濤而揚波濟曰汎舟越汎舟于河顧瞻戀城闕引領

情內傷其一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

日永懷大善作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

兮內傷太

潦浩縱橫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魏志曰黃初四

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淹流潦也

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谷寥廓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

比事阻難如之也雨水曰潦

浩縱橫言其多也鬱茂也

中遠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置施於中遠廣雅曰軌迹也良

曰遠道也既多泥沮而絕車跡改此轍跡登其高岡而

行

修坂五臣作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善曰毛詩曰陟

其高岡我馬玄黃毛

萇曰玄馬病則黃向曰修長造至

玄黃猶能進我思

鬱以紆善曰楚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翰曰鬱紆愁思繁也

鬱紆將難進五臣作和念親愛在離居善曰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銑曰親愛

謂兄弟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

善曰毛萇詩傳曰偕俱也 濟曰本圖相與同

往而中間不能俱遂此志鵠梟鳴衡扼豺狼當路善曰鵠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

詩曰懿厥哲婦為鵠為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衡何

休注曰路衡郭內衡也 銑曰鵠梟惡鳥鳴為人妖者

豺狼惡獸志害物者衡扼車轂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志

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衡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

疎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

也翰曰謂文帝信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跼蹏

其三善曰楚

辭曰攬駢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跼蹏向曰言在朝護人既多欲還無路且攬轡而止跼蹏未進也 跼

踟亦何

善本作可

留相思無終極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嗟若是欲何留也

秋

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也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頽

良曰蕭條草木衰落也匿藏也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厲

疾也

銑曰喬高也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

善曰尚書曰不

遑暇食

翰曰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善曰廣雅曰感傷也

索求遑暇也

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濟曰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

獨與兄弟離隔感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

此傷懷而為歎息

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

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

向曰同生

孤魂翔故域

善作城

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任城死也

靈柩寄京師

善曰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弃捐孤魂不歸翰曰翔飛也故域謂任城郡

存

者忽復過亡沒身自哀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

善曰漢書

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也

向曰

年在桑榆間

言人在一世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須臾

影響不能追

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先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

曰捷若疾馳影響人間也

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日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

自顧非金石

咄

丁元

惜令心悲

其五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

曰咄叱也聲類曰惜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心悲至天喪也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惜大驚嘆聲

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

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

幃

然後展殷勤

善曰鄭

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綯床帳也情與綯古字同

綯曰大

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鄰而居蓋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



日親何必共被同  
帳然後申殷勤

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

善曰毛詩曰心之憂

矣疾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嫗曰非兒女之所知又  
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 向曰苦憂思

成其疾疾乃兒女之  
仁心非丈夫之節也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六善曰李

陵書云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  
枝葉詩云輶軻長苦辛 銑曰然而倉卒分離復有死

者能不懷  
苦辛之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

久吾欺

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閼處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

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向曰吉  
壽考不定使人疑之 濟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道亦

松子久來  
詭欺之說 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

善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

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  
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濟曰佞臣讒邪  
變故當在須臾百年之生誰能復持離別  
離別永無

會執手將何時

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  
子之手與子偕老良曰吉凶難知執

手叙情復  
將何時也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善曰七發曰太子  
玉體不安東觀漢

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  
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銑曰王謂白馬

王也玉體謂身也美言之  
故曰玉黃髮期謂壽考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

善曰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  
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向曰即猶就也

援猶  
引也

贈丁翼

五言 善曰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翰曰翼少有才姿博學

植贈此詩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 毛詩曰我有嘉賓人曰在城

闕兮 銑曰 豐美膳食也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

隱乎吾無隱乎爾 毛詩曰 我於城隅 良曰隅即角也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善曰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徵歌 錄曰美女篇齊瑟行史記曰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莫不吹竽鼓瑟說文

曰謳齊歌也 濟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路故 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

看來不

虛歸觴至反無餘

向曰有膳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

我豈狎異

人朋友與我俱

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

也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也

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

珠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玉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玆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

子義休侍

五臣作侍

小人德無儲

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

說文曰侍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 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不能

儲蓄發於辭色 以自為大也

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 濟曰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 翰同濟注

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

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

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貌固堅也而時俗之人多所拘束小節

翰曰滔蕩大

君子通大道

無願為世儒

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子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

向曰言君

其志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

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

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左攬繁弱右接服兮翰曰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

忘歸

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風馳電

五臣逝躡景

五臣作影

追飛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

電逝舒疾無方七啟曰忽躡景而輕驚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電之速躡影謂捕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言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

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也良曰凌上厲越也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善曰毛詩曰君子好仇濟曰南凌長阜北厲清渠善曰廣雅曰凌

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仰落驚鴻依引淵魚銑曰謂行軍田獵也盤

于游田其樂只且

子余切樂只且

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良曰迅疾邁行也

春木載榮布葉垂

陰

良曰載則也

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

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貌

咬咬黃鳥顧疇弄音

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音好音向曰咬咬鳥聲疇匹也亦如我之思人也感

悟馳情思我所欽

善曰古詩曰馳情整巾帶日欽敬也思我所敬謂秀才也

濟心之

憂矣永嘯長吟

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萬連珠曰能離二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善曰毛萇詩傳曰畿疆也翰曰浩浩水流貌洪大也近國之地曰畿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

士成灑助

山鳥羣飛

善曰樂動聲儀

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灑灑實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懷

向曰萋萋盛貌奮起也灑

濟魚龍遊水聲

駕言出遊

五臣作遊之

日夕忘歸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

暮兮悵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

五臣作饑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

善曰毛詩曰

遲牽聖顏如渴如飢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善曰張衡詩曰願言不獲

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也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愴然而悲之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善曰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

華山山有光華也

銑曰息師

流磻

波

平臯垂綸長川

徒於蘭圃圃秣飼也華山山名



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為之綸翰曰流磻箭鏃也綸釣絲也流箭平阜之澤

垂釣於長川謂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善曰漢書曰周亞軍息而漁獵也夫趨出上以目送

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俯仰自得游心太善本作玄善妙指翰曰五絃琴也泰字曰

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

良曰太玄大道也嘉彼釣叟得魚忘筌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

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馬得夫忘言之人而

與之言哉濟曰史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郢人逝矣道也言與秀才亦相與得意忘言筌引魚者

誰與盡言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堦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向曰今秀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

善曰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間夜明月列以施光徐幹齊都賦曰軒長

廊之有微風動桂

閨

組帳高褰

善曰方言曰桂謂之裾音圭桂或為幃禮曰幕

人掌帷帟綬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辭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璫為帷帳也良曰桂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

也旨酒盈樽

五臣作樽

莫與交歡

善曰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

歡 翰曰旨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鳴琴在御誰與鼓彈

善曰毛詩曰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 濟曰御用也鼓亦彈也

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善曰六韜曰同好相趣薛

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  
佳人

不在

五臣作存

能不永歎

平聲

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

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銑曰佳人

才謂秀

### 贈山濤 五言

司馬紹統

善同銑注 馬彪字紹統少篤學為散騎侍郎初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

山濤為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苔苔倚桐樹寄生於南嶽

善曰倚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

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  
向曰椅桐中為琴瑟此處自託  
上凌青雲霓下臨

千仞谷

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  
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良曰

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善曰毛詩序曰孤危將亡

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濟曰孤危謂生幽遠無平居寄足之地  
昔也植朝陽傾

枝俟鸞鸞

助角切  
善曰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

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  
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  
銑

以待鳳凰謂鳳凰非梧桐不栖自言育德藏器傾  
心待時而入事君也鸞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  
今者

絕世用

善作  
倥傯見迫束  
善曰新語曰梗梓仆則  
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

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苦也 翰曰  
今絕於代人所常用常在孤危之地故倥偬迫束常不安

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善曰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

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  
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  
師曠晉樂太師 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且不相顧牙曠

不知我音亦不收錄  
言堪為琴瑟雅器

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

善曰桓子新論

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貞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  
遺聲 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

則此我有材不遇時  
用安得立功立事也

冉冉三光馳

五臣作遲

逝者一何速

善曰

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舍吐陰陽而章三光  
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良曰冉冉漸進貌言漸進而馳走中夜不能寐撫時之往者一何速哉數恐不及時也

劒起躑躅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說文曰躑躅任足也躑躅與躑躅同

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善

春秋說題辭曰天當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幽昧人理促銑曰孔子歎逝川云不捨晝夜逝者如斯卞和潛幽冥誰能證故感此哀年命短促志願從仕

奇璞

善曰韓子曰卞和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向曰卞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

之也人雖有良才無媒難以進也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善曰神龍喻清也山

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翰曰假託神龍以喻山濤欲使

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其光暉以相照燭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

### 答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答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答

為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鵬鳥賦曰

愚士繫俗窘若囚拘道也迫逼迫也窘急也

自謂拘束無暇也

纓綏

誰為

徽纆文憲馬可踰

善曰纓綏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綏纓鄭玄曰綏

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翰曰纓冠纓也綏所以繼纓冠者徽纆並糾繩之類憲

法踰越也。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善曰：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

曰：恬曠，閒暇也。頌促，急迫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徐

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媮樂。良曰：貽，遺也。樂也。穆如灑清風。

煥善作若春華敷。善曰：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答賓戲曰：橘

藻如春華。濟曰：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自昔同詩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

寮窠於今比園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幼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

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

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注曰：園廬，舊宅也。衰疾善作

也。向曰：同寮，寮同官也。比園廬，謂並宅也。



近辱殆

五臣作殆辱

庶幾並懸輿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

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 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

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輿車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

渠

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 銑曰散髮言不為冠所束也重陰木林之陰策杖相抱於清渠之上

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

直魚

善曰毛詩曰耳屬於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

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嚶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向

曰屬傾也儵小魚也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善曰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

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良曰餘

日謂殘年也桑榆日  
晚亦比年老之稱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

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物而

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  
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羣生和而萬物植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  
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萬物皆  
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

形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  
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  
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  
輕根靜必為躁君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  
緩躁速也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  
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

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濟  
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也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善曰楚辭曰漢虛靜以恬愉  
良曰虛恬謂閒暇也忝

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善曰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  
翰曰忝辱

君祿媿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以過道長苦智短責重  
任又年將衰暮矣故云白日已西傾

困才輕善曰論語魯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  
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

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為任重道遠苦  
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

也責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  
求也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善就列謂此言明且清也

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翰曰負負擔也小人之事乘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人為君子之事難以安之故華自謙比小人居重位為我戒也是用感嘉貺寫心中誠發篇雖

溫麗無乃違其情

善曰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西都賦曰啟發篇章漢書曰司馬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向曰貺恩誠

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其詩今使華頌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篇然何劭所贈是啟發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即隱適是違其情也

贈張華 五言

何敬祖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者博學多聞善篇章為太子師與

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

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贏縮卷舒淪於不測 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也

卷舒猶往來也 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

善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

習谷風毛萇詩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揚泉物理論曰春氣騰其風溫和 銑曰與節俱至也

俯臨清

泉涌仰觀嘉木敷

善曰西都賦曰嘉木樹庭布也春水初泮故泉涌正可臨觀嘉

木布其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

華也

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

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爵廣武侯

故曰廣武廬廬宅也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

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做於人是存無也

鎮俗在簡約樹塞馬足摹

善曰周易

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向曰理俗在簡

約節儉之道馬摹學管氏樹塞門也鎮理也

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

善曰張茂

先荅何劭詩曰自昔同寮案于今比園虛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

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銑

私願偕黃

曰昔曾連官今復並居也墟庭落之通言

髮逍遙綜琴書

善曰尚書曰詢茲黃髮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

暢翰曰偕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

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

善曰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濟曰爵酒盃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緩步也

奚用遺

形骸忘筌在得魚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游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

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向曰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

贈馮文羆遷斥

昌夜丘令

四言善曰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

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闕駟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

乎安

皇聖世

作代

時文惟晉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

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 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有文德以和天下者惟是晉道

也

受命自天奄有黎獻

善曰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

裴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 良同善注

閭闔既闢承

華再建

善曰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

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閭闔故謂之再濟曰閭闔天門也闔開也自晉受命自天故天門

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

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其一善



曰毛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向曰明明美稱  
在上謂天子能集用晉彥在於左右惟辭也 奕奕馮

生哲問

五臣作門

允迪

善曰方言曰自闕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

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 翰曰奕奕美盛貌馮生則文羆也哲智允信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而為

太子 天保定子靡德不鑠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

之風爾雅曰鑠美也 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

邁心玄

曠矯志崇邈

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 銑曰邁行玄美曠大

矯舉崇高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 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其二 善曰毛詩曰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熊奉太子之容光也灼灼光貌 嗟我人斯

戢翼江潭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向

曰斯謂馮也戢斂也如鳥之斂翼於江潭文選吳人故云此也

有命集止翻

五臣飛自作翻

南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翻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

翻飛往南而來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善曰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

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良曰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謂士衡亦為洗馬

雙情

交映遺物識心

其三善曰映猶照也銑曰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人

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類

邱

者弁千載一彈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

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毛詩曰有類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弁貌也弁皮弁

也漢書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 濟曰頓冠也弁亦冠也干載一聖人

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

今我與子曠世齊

歡

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班固議曰自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翰同

注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其四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翰曰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斷金石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羣黎未

綏帝用勤止

善曰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不康詩曰文王既勤止 向曰綏安勤

勞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

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 銑曰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

縣令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

善曰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

也

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為政理之為紀也濟曰食皆諧和也爾謂馮君俾使也言羣臣皆云熙可諧和

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

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其五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

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向曰徂往也乃眷北往謂斥丘在北對答闡揚天子之美祉美也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

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陷高蹤良曰纏綿密貌

借曰

五臣作日

未給

五臣作洽

亦既三

年

善曰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翰曰借曰暇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游尚未為足亦已

三年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善曰應璩與趙叔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

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銑曰居謂常在朝之時  
陪侍太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

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其六善曰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

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

同其塵

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轡齊

鑣連迹而之子既命四牡項領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

又同塵也謂文罷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斥丘

四牡四馬駕車也項領駕木項上也

騁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途之疾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謂轍也翰曰騰疾行也軌跡騁馳也

雲扶質清風承景

善曰廣雅曰質軀也良曰景影也言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疾也

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其七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毛

否泰有

善作荀

殊窮達有違

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

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達國語注及子

春華後爾秋暉

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

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翰

將去我陟彼朔陲

善作垂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又曰陟彼高岡朔垂丘也爾雅曰朔

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濟曰逝往陟升朔北陲非

善作悲

子之念心孰為悲

其八我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

答賈長淵

五臣作謚四言并序善曰王隱晉書曰賈謚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作洗也魯公善無

此二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

善無一侍字

東宮積年

善曰高誘呂氏

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向曰賈謚任散騎常侍侍太子謚食封於魯

余出補吳

王郎中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

郎中令也銑曰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

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

善曰

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郎

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臣五

無云爾字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

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

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

翰曰

先天創物景命是膺

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也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

毛萇曰膺當也

翰曰先猶尊也創始景大膺當

降及

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為人主也

羣后迭毀迭興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

翰曰降下羣衆

后君迭遞毀亡也三皇之下衆君迭有興亡

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其一善曰楚辭曰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壺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數韋昭曰

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翰曰邈遠也崇替亦猶興亡也

在漢之季皇



綱幅裂

善曰韋昭曰國語注曰季末皇綱以綱為喻也  
答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

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濟曰季末  
也皇家綱紀如帛幅分裂謂其羣雄分其土地

火

善作

大辰匿暉金虎曜

善作

質

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  
心為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

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昂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  
白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濟  
曰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  
昂西方白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昂是金虎相薄  
則有亂兵故火辰藏暉

雄臣馳騫義夫赴節

善曰解嘲  
曰世亂則

聖哲馳騫而不足也翰曰英雄之臣馳  
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忠節將救王室也釋位揮戈言

謀王室

其二

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於諸侯曰居王  
于攝諸侯釋位以聞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

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動用干戈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 王室

之亂靡邦不泯

平聲 泯毛莨

善曰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莨曰泯滅也 向曰靡無泯平也

如彼墜景曾不可振

平聲 疊疊

善曰丁德禮寡婦賦曰日

曰墜落曾則也言漢室衰微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

乃眷三哲俾乂斯民

善曰

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 向曰皇天乃眷三哲使理天下之

人但使啟土雖難改物承天

其三 善曰尚書曰建邦啟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 良曰三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制承

奉天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

善曰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  
向曰爰於即就宮居  
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吳實龍飛劉亦

岳立

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岳立言如四岳諸侯之立

也云吳實龍飛者士衡吳人  
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也  
干戈載揚俎豆載戢  
善曰毛詩

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良曰戢則揚舉戢藏也俎豆禮器也言天  
下盛舉干戈  
民勞師興國玩  
其四善曰毛詩曰  
不暇尚禮也  
民亦勞止玩與翫同

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銑曰言所玩  
習但為凱樂之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  
天厭霸

德黃祚

五臣  
告釁  
許覲切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

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  
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  
銑曰霸

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革也獄訟違魏謳歌適晉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道德陳留歸藩我皇登禪皆違去於魏而之於晉也適之也

去聲善曰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濟曰魏帝禪位於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

善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銑曰庸

岷蜀也三江吳也稽顙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善曰曹府改獻謂歸晉德為臣

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對揚  
向曰赫隆皆盛美貌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

天人有秩斯祐

善曰書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司馬相  
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

嗟列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向曰言對答  
揚舉天人之事有其次於此福矣秩次斯此也惟公

太宰光翼二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  
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

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  
翰曰太宰賈充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充為右長  
史及武帝即位復為太宰云  
二祖光翼謂充為輔弼也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善

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  
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  
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毛詩  
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援之在其

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繼我祖考鄭玄曰戎汝也  
毛詩曰俾侯于魯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繼戎

大也武帝封謚為魯東朝既建淑問我我善曰謂懿懷  
公故云繼大于魯也

曰淑問如皋陶良曰太子既立美問甚高我求明德  
也東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聞也我我高貌

濟同以和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左氏傳齊  
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馬得為

和和如羹馬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向曰我謂太

子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魯公戾止衮服委蛇徒何  
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也

善曰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  
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饒曰言賈謚

至止衣冠委蛇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善曰  
美貌衮服謂衣冠也王隱晉書曰

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  
又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陸機洛陽  
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 翰曰  
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也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

善曰下僚謂洗馬也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云下僚

翰曰逮及

子棲遲同林異條

善曰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

銑曰棲遲游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謚先貴也

年殊志比服舛

五臣作殊義稠

直留切稠多也

善曰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濟曰謚少機老故曰年殊相與為友故曰志

比爵秩各異故曰服殊志相善故曰義稠

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其八良曰跨越也言同

游經越三春情之祗承皇命出納無違

善曰尚書曰祗承于帝論語曰

契遲問孝子曰無違也 向曰祇敬也

往踐藩朝來步紫微

善曰藩朝吳也紫微至尊

所居謂為尚書郎 踐藩朝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

向曰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往

升

降秘閣我服載暉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

臣名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於省閣准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為尚書郎作此詩然秘閣即尚書

省也

翰曰秘閣尚書郎

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其尤善曰尚

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

良曰

分索則易攜手實

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

念昔良游茲焉永歎

平

善曰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毛詩曰公茲之永歎 向曰此重述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也



之云感貽此音翰

平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京昭曰翰筆也

濟曰魯公感此分別

之事遺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

音翰謂詩筆也

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善作之闕其十善曰蔚文貌周易

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

言發文舒辭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闕力旦切

協韻力丹切

翰曰

蔚數美也藻文也

惟漢有木曾不

此蓋言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

踰境惟南有金曾不作詠

善曰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

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

萬邦作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

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向曰江漢有木謂

橘也言度北則為枳故云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質人

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不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

易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謐贈詩戒士衡無為變志故也

故詩云在南稱相度北則橙也故以金答也  
**民之胥好狂狷**  
綱五臣  
**厲聖**  
善

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 銑曰胥相也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諡之相好贈我以言相戒使我狂狷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  
**子命**  
其十一  
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左氏  
**儀形在昔予聞**  
道相戒論我  
聞子之命

**於承明作與士龍**  
五言  
明亭作  
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  
良曰承明亭名機從

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  
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

善曰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舉

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也駕言謂駕車馬出游也徂往征行也

濟曰嬰纏

飲餞豈異

五臣作他

字族親戚弟與兄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人曰宜伊異人兄弟匪他

婉孌力居

人思紆鬱游子情

善曰方言曰婉歡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漢書述哀記

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

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

翰曰鬱紆愁思繁也良曰婉孌深思貌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貌

明

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

見孟嘗君涕流霑纓 銑曰明發初曉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淚下而交於纓也纓衣領也

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翰曰長林萬始並亭名

佇眄要遐景傾

耳玩餘聲

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良曰佇立眄看

遐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為別南歸憩永安北邁頓獨立看其遠影玩想其餘語之聲

承明

善曰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銑曰南歸謂弟也北邁自屬也憩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

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弃予

上協韻予如遺也

善曰毛詩曰弃

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弃予也軌跡也俯仰悲林

善作外字

薄慷慨含辛楚

善曰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向曰俯仰於

林薄之間但有悲悽慷慨  
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善為歡含蓄辛酸痛楚也

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  
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濟曰

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  
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哀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

善曰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  
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

別羣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

舒翮謂如鳥分飛慘然不能  
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

###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善曰王隱晉書曰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

書郎 翰曰顧彥先同為尚  
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善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

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向曰大火南方星也

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望舒離金虎屏翳吐

重陰

善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

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

萬物 良曰畢星西方宿故云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  
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

淒風迓時序苦雨遂成霖

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

人所患苦也爾雅曰迓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 銑曰淒寒迓逆也為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

日雨為霖也

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善曰輕羽謂扇也傳毅有羽扇賦毛詩曰

抱衾與裯 濟曰輕羽毛扇也  
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

感物百憂生纏絲自相

尋

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也纏絲思好庶蹈高蹤  
濟曰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也纏絲思亂貌

與子

隔蕭牆蕭牆阻

善作隔

且深

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 良曰蕭

牆院落之牆也

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

向曰託寄也聲音聲音謂性命往來

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善曰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曾

善作層

城夕息旋直廬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濟曰曾重

也直廬直宿之廬

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善曰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

凌驚雷軼駭電兮激震也電光夜中布於目前也

玄雲拖

徒何

朱閣振風薄

綺疏

善曰說文曰拖曳也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造也李尤東

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良曰綺疏窓也

豐注溢修雷潢潦浸階除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銑曰豐多也注雨水也修高也潢潦雨水

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簷之雷潢潦又浸於階庭

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



渠

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也

沉

五臣作沈字

稼湮梁潁流民沂荆徐

善曰廣雅曰湮沒也梁潁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沂向也荆徐二州名也

翰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潁二

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流散沂水上於荆徐二州

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今此尚為沈渠則懼彼已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

贈顧交趾公真

五言 善曰晉百官名云顧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 翰曰士衡思

之故贈此詩

#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向曰肅嚴邁遠也

發迹翼藩后改授撫

南裔

善曰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解嘲曰騾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

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 銑曰公真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趾也 伐鼓五

嶺表揚旌萬里外

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 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

言彼蠻夷之地有軍矣

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

蓋亦遠績功而大庇馬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不在大國小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紫帶善曰古辨異博遊曰衆星累累亦可為之

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大海如繞帶亦言度

不難也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

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銑曰言惆悵瞻公真之駕引領望其歸旆冀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

# 贈從兄車騎

五言 善曰 集云陸士光

## 陸士衡

孤獸思故數離鳥悲舊林

善曰周禮曰數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數向曰

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善

况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銑曰翩翩旅游之貌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

陰善曰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

里有崑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方言曰侏歡也侏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

婉孌董公惟亮天工濟曰髣髴似見不明之貌婉孌好貌谷水崑山並吳地山水思之髣髴若見其在於目

前也婉孌存思貌水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五臣作沈字

北曰陽山北曰陰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

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  
飛若沉

**寤寐靡安** 豫願言思所欬

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毛詩曰願

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欬  
良曰無安豫之志欬敬也所敬謂兄也

**感彼歸塗** 艱使

**我怨慕深**

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

塗順也

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人事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深也

**安得忘歸** 草言樹

**背與襟**

善作衿衿猶前也

善曰韓詩曰馬得諠草言樹之背然向曰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

忘憂欲樹於前  
後以忘憂也

**斯言豈虛** 作思鳥有悲音

翰曰謂此言不虛也思侶

之鳥且有悲聲  
况人豈無之也

答張士然

五言 善曰孫盛晉陽秋云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良曰機從

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答

陸士衡

繫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繫身修思弔魏武曰機出補著作遊

乎秘閣然秘書省亦為秘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秘閣之幽遠也向曰躋升峻高玄深也

終朝理

文案簿暮不遑眠

善作瞑寐瞑古眠字善曰毛詩曰不遑假駕言

巡明祀致敬在祈年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

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翰曰此機從駕出巡祭祀致敬鬼神祈豐年也

逍遙春

王圃躑躅千畝田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國躑躅與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為藉田

千畝 濟曰時晉有春王國天子游焉逍遙間樂貌躑躅漸進行貌時天子藉田躬推千畝

迴渠繞

曲陌通波扶直阡

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銑曰迴渠曲渠也扶者言水在阡

上若從下扶持而上也

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善曰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

顛末也 銑曰垂穎穀穗顛樹梢也

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

五臣作泉字 善曰

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塾為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 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

清泉意慕也

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良曰戚戚

憂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

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善曰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何

時復來會 翰曰悠悠遠貌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上聲 善曰毛萇詩傳曰

緇黑色 濟曰言塵染衣黑也

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

志修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

隆思亂心曲

沈歡滯不起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 良曰隆繁也



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沈滯而不起。

歡沈難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

翼翻飛游。

善作浙

江汜。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

汜，銑曰：剋猶可也。興起也。』翰曰：『假借也。』汜，水名。言歡沈難起，心亂難理，是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

涯以見所思也。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

曰：『重閨幽閨。』向曰：『此詩代答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閨，深閨也。

借問歎何為佳人。

眇天末。

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翰曰：『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人則彥先也。眇，然極望。若在天

之末畔，蓋思遠也。

游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

善曰：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良曰：

游宦子仕於中朝修長也

**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商二星常出沒不離合非有常譬彼弦五臣作絃與箏音括相見商則辰也離合非有常譬彼弦五臣作絃與箏音括氏春秋曰大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箏括會也與弦會同濟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弦與箭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善曰箏暫著絃乃釋遠去也

漢書武涉說韓信曰足下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饑渴翰曰金石

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饑渴思飲食也。

### 贈馮文羆

五言 翰曰文羆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 陸士衡

###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

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詩曰遵

彼承華其容灼灼

良

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文羆同為洗馬

拊翼同枝條翻飛各

### 異尋

善曰班固漢書曰拊翼俱起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

苟無凌風翮徘徊

### 守故林

善無此二句林太子官言尚為洗馬

向曰故

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

### 欽

善曰嵇叔夜贈秀才詩曰感悟馳情思我所欽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願言思所欽濟曰慷慨歎也

欽敬也懷所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善曰尚書曰東

欽則思文罷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黃河之南也大河黃河

也陰謂河南斥丘所在也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善曰馮在斥丘

日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邈其迴深向曰朔北也悠悠遠貌迴闊也

所悲志士多苦心善曰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

吟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良曰臨川結謂水聲相感志節之一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

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

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衆金也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

善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訊猶戒也

夫子茂遠猷歎誠寄惠音

善曰尚書曰遠

爾猷泰嘉贈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歎誠繫齊侯兮惠音聲翰曰夫子謂文惠也茂美猷德也言夫子

有美遠之德歎誠之志寄惠我音信者也

贈弟士龍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

溺

馬傷別促

善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

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惄馬如擗方言曰溺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長向曰起憂心也

流水子為東時

五臣作時

岳

善曰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 翰曰言

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游如東止之山岳也時止也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

情有

善曰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 濟曰慷慨歎

息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安得攜手俱契闊

成駢

非

服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

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翰曰具同也駢服之馬常相隨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

四言

潘安仁

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歡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燭

於云切是生兩儀

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

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烟燭元氣也

肇粵有生民伏羲始君

結繩闡化八象成文

善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

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

言伏犧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文字

芒芒

五臣作

九有區域以分

其一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

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濟曰芒芒寬廣貌區域猶都邑也言

都邑自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善曰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

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  
行更王終始相生也良曰神農沒而黃帝承其統紀

畫野離疆爰封衆子

善曰漢書曰昔在黃帝畫壘分州  
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曰黃帝二

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向曰言分別川土  
疆界以封衆子也衆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夏

殷既襲宗周繼祀

善曰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  
赫赫宗周向曰襲因也言殷因於

夏而周繼之

緜緜瓜瓞

徒結

六國互峙

其二

善曰毛詩  
曰綿綿瓜瓞民之

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翰曰緜緜  
不絕貌瓜瓞瓜蔓也言六國如瓜蔓之引交互而立也

彊

善作

秦兼并吞滅四隅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  
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

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  
曰隅猶方也濟曰彊暴也秦兼六國四方也子嬰面



觀漢祖膺圖

五臣作應符字 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又曰子嬰降沛公於軹道傍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左氏傳曰楚子圉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哀經士與觀東京賦曰

高祖膺籙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與觀降漢祖漢祖乃應符運也 觀棺也降

者與而自隨 靈獻微弱在涅則渝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以明必死也 靈獻皇帝諱宏肅宗

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

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

西京天 三雄鼎足孫啟南吳 其三 善曰三雄即三國下亂也 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

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銑曰三雄魏曹操蜀先主吳孫權啟開也 南

吳伊何僭號稱王

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歷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

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翰曰孫權僭稱帝號

大晉統天仁風遐揚

善曰

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

偽孫銜璧奉土歸疆

善曰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

濬伐皓皓書於濬濬受皓之降左傳曰許偃公面縛銜璧良曰偽孫謂皓銜璧而降奉國土歸我晉之封疆

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於君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其四善

曰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

揆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也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

曰長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貌

陸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

善曰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谷爾殷商

鶴鳴九臯猶載厥聲

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聲

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銑曰鶴鳴九臯之上其聲聞天詩人猶記之載猶記也

况迺海隅播

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其五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

漢書沮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

孟子曰夫抱士以旌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翰曰旌招賢之飾撫奮也宰庭天子

之庭也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

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英明於世濟曰儲皇副主也言擇任賢良以為左右

英朱鸞來自南岡

善曰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

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良曰朱鸞瑞鳥也亦喻君子岡山也南岡謂機自南來也曜藻宗正玄

冕丹裳

善曰謂為洗馬也宗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

崇正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韠環濟要畧曰韠以象震色向曰曜藻文華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

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章如彼蘭蕙載採其芳

於此殿玄冕丹裳大夫之儀服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藩岳作鎮輔我京室

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閑鎮我北疆毛詩曰大啟爾宇為周室輔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

帝弟吳王晏出為大將軍以鎮吳旋反桑梓帝弟作弼

機為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良曰機吳人今與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

為帝弟之輔弼也

或云國宦

五臣作官

清塗攸失

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

左宦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宦

向曰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出為郎中令是

失其清官之塗

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其七

善曰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

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最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

曰澹然自逸之貌言雖失清官之塗而適肅敬自安逸也

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

廊廟惟清

俊又是延

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廊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

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向曰又理也廊廟

之官惟擇其清俊能理之材是進用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善曰方言曰擢拔也濟

曰機從吳王郎中令徵入為尚書郎國齊轡羣龍光讚  
吳國也言拔應此舉從吳國遷為此官

納言

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揚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  
兆今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此羣賢也尚書帝

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陸  
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良曰羣龍

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  
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 優游省闈珥筆華軒

其八 善曰毛詩曰優游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珥  
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

向曰闥門也華軒殿上曲檻也珥執也  
言間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侍天子也 昔余與子繒綬

東朝

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繒綬從公無通外內也  
濟曰諡昔為散騎常侍侍東宮機亦為太子洗馬

繒綬不離散貌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  
步舞韶 善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鞀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

於情不殊友僚常以絲竹鼓樂以自嬉娛也修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向

明也逍遙自成五臣作我離羣二周于今善曰禮記曰子夏游往也

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銑曰謚雖簡其面分著情與機別經二年也于今贈詩時也

深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素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

明于子其超矣實慰我心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濟深情

實歡慰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善曰毛詩序曰在我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欲崇其高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答此詩也

必重其層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向曰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

以誠機也立德之柄莫匪安

善作恒善曰周易曰謙德之柄宣恒德之固也銑曰

言立德權柄安守其恒恒常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

宅耕協韻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

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戒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

翰曰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節故引為戒

崇子鋒穎不頽不崩

其十一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掣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

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四言



潘正叔

善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

位至太常卿

良同善注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善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

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

也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也

顯允陸生於今

五臣儔善曰毛詩曰作鮮儔顯允君子莫

不令德銑曰鮮少儔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於今少匹也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善曰

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流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

鳳也君子比之故作者遂以鱗翼隨事宜以用之也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其一善曰答

賓戲曰娑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  
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 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 玉以瑜潤隋以  
墳丘皆古書也娑娑容與皆游放之貌

光融 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  
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班孟堅

西都賦曰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  
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

溫潤 良曰瑜玉上美者隋隋侯珠也玉以瑜而  
珠以光色而明朗言人加學亦如之也 乃漸上京

羽 善作 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善曰玩猶愛也稱  
乃 衡顏子碑曰秀不

實振芳風 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官謂機為東宮洗馬  
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

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其二 善曰毛詩曰漢之廣矣泳  
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

對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銑曰泳  
游廣遠挹酌沖深也言猶酌道德之源彌覺深遠

山何有有瑤有珉

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  
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

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  
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

之美者  
君子也言省閭之內所有者皆君子也及爾同僚具惟

近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陸  
士衡答賈長淵詩序曰東宮積年高誘呂氏春秋

注曰東宮太子所居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  
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濟曰僚官也正叔

嘗為太子舍人言與  
予涉素秋子登青雲  
善曰素秋喻  
老青春喻少

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  
愧無老成廁彼日  
落楚辭曰青春愛謝  
良同善注

新

其三 善曰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向曰正叔自云愧

無老成人之風而廁列日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 善曰毛詩曰采

新之德日新者謂機也 祁祁衆多也 良曰大邦則吳 穆穆伊

人南國之紀

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銑曰穆穆美也

伊是也謂美是

人為吳綱紀也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善曰尚書帝曰爾諧 銑曰諧和也

惟王謂帝弟吳王也 卿士即機也

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其四 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

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校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

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 翰 我車

曰俯僂屈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

既巾我馬既秣

善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

萇詩傳曰秣養也

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

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

良曰星陳夙駕

言早發也脂膏也以滑車也轄車鉞也

婉孌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孰

慰饑渴

其五

善曰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也

向曰婉孌

徘徊皆顧慕貌二宮謂帝及太子宮也機經任之故正叔眷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

善曰陸集有贈正叔詩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情

於我

而貽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喻文章之美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善曰徂東謂適吳也毛詩

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翰曰徂往稱之也

寸晷惟寶豈無璵璠

善曰淮南子曰

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

濟曰言宜無寶玉不足貴以寸

陰可為寶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其六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

也良曰言陸機之言美可以申明晤之言

贈河陽

五言向曰潘岳為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虞

善本作宓

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

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任人

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銑曰虞子賤子奇並古良宰也單父東阿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

### 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

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

鄉魯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翰曰桐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主稼穡之邑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或以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

波

善曰驥龍喻岳也  
縱良馬於平路躍潛

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  
龍於大波喻得塗也

弱冠步

鼎鉉既立宰

五臣

三河

善曰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  
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

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  
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

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漥以西良曰年二十曰弱冠也  
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云步

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  
流聲馥秋蘭摘藻豔春華

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  
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摘舒也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

向曰馥香摘發也流其芳聲香  
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

多

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  
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亡矣 銑曰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安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

### 贈侍御史王元貺

五言 向曰周禮大司馬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為理獄之官

### 潘正叔

###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善曰潘正叔贈陸機詩曰崑山何有有瑤有珉新序晉平

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森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瓊玉衆材以喻羣賢合 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善曰游鱗龍也成於國也 毛萇詩傳曰萃

聚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良曰  
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况

君子也言君子皆撫仁義膏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  
之道聚望天子之左右

切善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  
膏以明自銷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

致銷燦不辭其勞賢能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濟理亦猶是也孰誰也

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  
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銑曰王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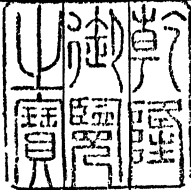
貺也崇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蠖鳥屈固  
門言今厭之迴迹清肅憲臺憲臺即御史署縛屈固

小往龍翔迺大來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

吉亨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翰曰蠖屈  
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

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  
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  
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善曰

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  
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濟曰協合畢  
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以佐康哉之風



文選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汪彥博

助教<sub>臣</sub>常循履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紹昱

謄錄監生<sub>臣</sub>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贈答三

贈何劭王濟

五言并序

傅長虞

善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

校尉

良

同善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向同善

注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

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

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尤親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

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

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

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

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

善曰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

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遊洄從之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或自

言恨閹劣願與親密而官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善曰書曰歷試

諸艱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濟曰心存目歷試謂歷職言歷無功也家艱謂父母憂也

替善無此一句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善曰蒼頡篇曰懷抱

云辭也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善曰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

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曜之赫赫大晉

朝明明闕皇闈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



公誅曰穆穆皇閭公實省之  
銑曰赫赫盛貌  
謂晉朝之盛闕開閭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  
吾兄既

鳳翔王子亦龍飛

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  
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

實其分也 翰曰吾兄謂劭也王  
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  
雙鸞游蘭渚二離揚

清暉

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  
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拔光耀明

巨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 濟曰離之精為鸞  
鳳喻君子也蘭渚比中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

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

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  
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暕  
以四張 良曰玉階丹帷皆天子之殿庭  
金璫綴惠

文煌煌發令姿

善曰董巴與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  
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

大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瑤  
向曰瑤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大彩增發於  
令善之  
姿容也  
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宜不企高蹤麟趾邈

難追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司馬  
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

能赴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  
銑曰此榮非庶幾  
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邈

遠難可追攀也

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

善作  
空守  
抵  
善曰芳餌以喻  
令德也歸田賦

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  
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釣牯牛以為餌淮南  
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  
翰曰餌釣肉也坻  
河岸也言釣者無餌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  
已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  
善曰槁葉自喻也毛詩曰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鄭玄

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女毛萇詩傳曰達離也濟曰咸時出為冀州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侍

風之飄也達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善曰韓詩曰何謂逝往也素餐素者質人但

有質樸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

言歸良曰離君豈能無眷戀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歸身蓬革廬樂道以忘饑

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革門圭實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

樂道忘饑向曰蓬革廬草菴也言進則無云補退則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也

恤其私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濟曰云

補謂以言補闕恤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善曰東觀漢記陳元私謂憂其家私

上疏曰扶瑕撻疊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  
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  
夷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  
為王之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

### 答傅咸 五言

郭泰機

善曰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

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  
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

戲以答其詩云

向同善注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

女難為容崔駰上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汙曹植閒居賦  
曰願同衾於寒女 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寒

女衣者謂已

賤而負美才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善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

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向曰

秉杼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

天寒知運速况復鴈南飛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

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濟曰言衣工秉刀尺

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

棄我忽若遺善曰衣工喻傳成也張衡鬻騷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

遺良曰刀尺謂執政事也執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

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

希

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向曰言人

不能反身自求當代

之事焉所希冀也 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善曰言已朝餐

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祿曷何曷由知我饑者刺咸不恕已及人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陸士龍

善同向注 向曰集云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為婦答亦二首此是婦答而云贈

婦集者悞也

悠悠君行邁

五臣作熒

妾獨止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

行熒

山河安可踰 永路隔萬里 京室多妖冶 繁繁都人

子

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閒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繁繁木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

別於男也

濟曰熒熒孤也妖冶美貌繁繁衣服鮮明貌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

雅步擢纖腰

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善曰雅閒雅謂妖麗也許慎准

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

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良曰京遠蒙眷

顧言銜恩非望始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傾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

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翰曰遠蒙眷顧言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

此者也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

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

海者難為水銑曰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

皎皎彼妹子灼灼懷春繁

善曰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牕牖毛詩曰彼妹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繁者國語曰女三為繁賈逵曰

繁亦美貌向曰忌畏晏晚也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貌彼妹

謂彼都美人也灼灼盛貌懷春如春華之美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

善曰陸機

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

晉陽秋傳隆議曰其總章伎即古之女樂濟曰西城總章皆出伎樂鳴簧發丹脣朱絃

繞素腕

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

皓腕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上彈故云繞也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



散華容溢藻幄哀響

五臣作音

入雲漢

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

徊相俦瞥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雪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

知音世所希

非君誰能讚

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同釋名曰

稱人之美曰讚也銑同善注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

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秀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歡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象姬即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已也玄龍喻時暮復何言華落  
美色言棄不移之心而問美艷之色  
**理必賤** 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濟曰時  
暮謂老也復何言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  
見賤也

### 答兄機

五言 向曰機自吳王郎  
中寄詩與雲故有此答

###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  
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  
悲馬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

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良曰悠行  
極至也言行遠途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也

### 銜思

善作思

### 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善曰機詩曰指塗悲有  
餘臨觴歡不足毛詩曰

念彼恭人興言出宿翰曰邁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

梁

善曰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放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

韋昭

漢書

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

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銑曰南津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

梁皆無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善曰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

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向曰魂神隨兄往而衡軌若殊迹

牽牛非服箱

善曰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駢服故

答云

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

也毛詩曰曉彼牽牛不以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

### 答張士然

五言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答之

###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

善曰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

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

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 銑曰

修長窮極  
循順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

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

見君子也

向曰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

歡舊難假合風土豈

虛親感念桑梓域

善作城

髮髯眼中人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

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魏文帝詩曰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

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善曰毛詩

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轉軻長辛苦良曰眷眷顧之將深也

答盧諶

四言并序  
善作并書

劉越石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

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譔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

匹碑領幽州求為別駕譔賊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為匹碑所害也良同善注

琨頓首

五臣重有頓首二字

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

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

五臣作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

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也向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

歡

然以喜

五臣無此一句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

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

五臣作喜

阮生之放曠怪

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

五臣作所

由而至

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

莊子有齊物論滅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慙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自頃輒知張困於逆亂善曰輒張厚薄哀樂不闕於心由張困於逆亂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國破家亡五臣作家親友餓姦寇侏張翰與侏古字通國破家亡國破亡彫殘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

下詩曰未輒爾駕已隨我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此二句善

置在負杖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

行吟下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濟曰塊然獨居貌哀謂哀其國家殘喪憤

謂憤其賊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臣寇亂也

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痰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

乎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良曰排推慘憂也刻謂刻之

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世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以一丸

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每



念足下才為世  
生器為世出

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

何得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善曰淮南子曰

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良曰郢楚也隋隋侯也和璧明珠雖出隋楚其寶玩亦不專在於隋楚此喻謔不得獨留於現處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作耳

然後知聃周之為虛

誕嗣宗之為妄

善作忘也

作也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

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

昔駮驥倚輶於吳阪

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昔騏驎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

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  
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翰而  
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輶轅也古今地名曰寘零坂在  
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過驥之事因  
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騾粟良樂之所  
急也翰曰駉驥古之良馬也良樂孫陽也昔人以驥  
馬駕鹽車馬倚轅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  
竟為天下駿凡喻琨不能知謀而匹彈知之也百里

奚五臣有非字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

勗之而已善曰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

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濟曰今君遇之謂謀見用  
於匹彈也戒令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  
勉力無二心也

次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屬綴也  
次序也琨自言父章久廢無次序也

良曰次

想必欲其一

反故稱

亦證

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

頓首

善曰稱旨稱其意旨也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久  
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向曰譔寄詩

於琨故亦思琨一反報指意也琨故稱譔意  
報此一篇言已詩幽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

厄運初邁陽爻在六

善曰言晉之遇災也周易曰上九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陽爻在六

謂乾上九也  
畫辭云亢龍有悔

銑曰邁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  
天子運極而有窮厄之災

乾象棟

傾坤儀舟覆

善曰乾坤謂天也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

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翰  
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

橫厲糾紛羣妖競逐

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擢舟

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李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濟曰厲危也羣妖謂劉聰等為亂也

火燎神

州洪流華域

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

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天下濟曰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羣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

水燎火之漂焚而為患於其中國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

目其一善作痛心在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育育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

疾首也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生長貌皇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天地無

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

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

塗謂皆為芻狗也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向曰塗道  
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為福善  
者亦無徵歎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  
**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蔭夏**

**落毒卉冬敷**

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蔭以喻晉室  
毒卉以此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

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此讒佞也銑曰逆者全其  
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蔭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  
夏落謂賢者天枉冬敷謂寇賊橫盛**如彼龜玉韞櫝毀諸**  
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

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  
藏諸馬融曰韞藏也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櫝匱

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為匱**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其二  
便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

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棄芻

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  
翰曰芻狗草狗也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被文繡齋戒以將  
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亦猶晉盛  
人所貴及衰人所棄故云此談最得其理  
咨余軟奴

弱弗克負荷

善曰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  
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

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  
歎軟弱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存與也  
愆釁善作仍彰

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

音波協韻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僭過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  
母遇害也凶播現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類曰播散  
也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存國孝不  
能存家是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太尉并州刺史  
也威之不立謂遭  
凶禍而遷播也  
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

山河

善曰范曄後漢書世祖誠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注曰愆失

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向曰斯釁善作言喪國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高深也

之深終莫能磨

其三 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銑曰此瑕至深不可以磨滅也

郁穆舊姻嫵

典伊

婉新婚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

思舊姻又曰嫵婉之求又曰覲爾新婚 濟曰郁穆嫵婉和美貌姻親也舊姻謂與諶父舊相親也新婚與諶如兄弟也詩云燕爾新婚如兄如弟也

不慮其敗唯義是敦

善無此二句

裹糧

攜弱匍匐星奔

善曰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敢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

言疾也 良曰慮憂敦勉也謂諶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攜父母投於琨星奔匍匐言困而急也

未輟

爾駕已墮

五臣作墮

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圍

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來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譙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為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持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向曰輟止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謂琨譙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

長慙舊孤永負冤

其四善

亂同是一宗故知並根也

曰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冤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銑曰舊久也長恥久老為孤未能復父之讎也是負冤



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

善曰孤幹孤生之竹

以喻謚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說文曰繁縟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翰曰亭

亭孤直貌以喻謚幹謂桐竹也綠葉柔條言才能茂盛也朝採爾實夕將爾竿

零括爾竿韻

公曰

竿翠豐尋逸珠盈枕

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

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枕言多也濟曰採將皆取也豐多尋長逸置

也珠桐竹實也言謚道德之多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

將去矣

善作乎

庭虛情

五臣憤作憤

滿

其五善曰去謂之匹殫之所也毛詩曰逝將去女

白虎通曰哀痛憤滿良曰言我急憂是用爾道虛滿消之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怒之情滿於虛庭也

伊何蘭桂移植

善無此二句

茂彼春林瘁此秋棘

善曰春林以喻匹

秋棘琨自喻也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言

有鳥翻飛不

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

善曰鳥謂鳳以喻謔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

鳥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括地圖曰鳳凰食竹實銑曰有鳥喻謔也言鳥不暇

休息於此桐竹喻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

永戢東羽翰撫西翼

善曰戢斂也翰高飛

也翰曰東謂幽州也撫舉也言高舉去并州也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

其六善曰毛

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濟曰輒止也廢歡止職思之深也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

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

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

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誰也自謙之往無相知不復至此四美也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啟幄無

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

其七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

善脫

此二資忠履信武烈文昭

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

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藩傳閒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

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大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向曰醪酒也生塵不執玩也

啟開也帷帷帳也談賓辯論之賓自謙之去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闕我隣近之德也銑曰段生段匹

礪也言能資履忠信明盛文旌善作弓駢駢與馬翹翹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

善曰孟子曰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駢

駢角弓毛萇曰駢駢調利也翰乃奮長縻是轡是鑣日旌旗也駢駢調弓貌與車也

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善曰廣雅曰縻索

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鸛鵲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濟日奪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厚祿縻謹使控鑣轡而往

也贈子謂贈謚言也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  
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謚而長歌也

### 重贈盧謚

五言 善曰賦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  
非常想張陳以激謚素無奇畧以常辭

酬琨 良曰前詩未盡復有  
此贈勸謚欲共輔晉室也

### 劉越石

### 握中有懸壁

五臣作  
玄壁

### 本自荆山璆

善曰懸壁縣黎以為  
壁以喻謚也琴操十

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難為功兮孔安  
國尚書傳曰璆玉也向曰玄壁瑞玉也荆山出玉之

山璆美玉也  
以喻謚也

###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平聲協韻 善  
曰史記曰太公

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  
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影

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答賓戲曰周望北動於渭濱向曰太公名也叟老也太公隱釣於渭水之濱濱水際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

侯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沛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翰曰曲

逆平所封地名留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善曰左氏傳曰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

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善曰中鉤濟曰同善注

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中夜撫枕歎想與數

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

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向曰撫持也數子同善注中夜撫枕數

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誰云聖達節知命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

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

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

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 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

哀時西狩獲之狩獵也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宣孔子謚尼字丘名也

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善曰家語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

之人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 翰曰現思復晉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

也歎時節易度如雲過也浮過也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善曰劉楨與臨淄侯

書曰肅以素秋 濟曰隕落也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朱實繁花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



遭寇賊破敗傾倒也

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

說文曰轡轅也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善曰

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也

濟曰百

### 贈劉琨并書

四言五臣作并序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前恩故贈

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善曰傅子曰漢武元光初郎國舉孝廉元封五

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故吏從事中郎  
昔嘗任此官也  
譙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

靜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罕希也言受性旭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退靜在

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

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

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

以能鳴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材比之  
於鴈則乏其善鳴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卷異蘧子愚

殊甯生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  
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濟曰  
善注

匠者時時不免饌

仕賓

善曰言在木闕不材故  
匠者時時在鴈乏善鳴

故不免饌賓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進食也饌與驥同良曰同善注

喻已為匹磾時  
時不免充饌也

嘗自思維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善曰宋  
衷保乾

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向曰得蒙接事謂從事中郎也

自奉清塵于今五稔

善曰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  
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

者杜預曰稔年也向曰奉清塵者  
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

人之譏已

善作以

彰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侯

人兮何戈與祿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

向曰侯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

大雅

含弘量苞山藪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

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曰大雅君子謂琨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

苞括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

去

運籌之謀厠譙私

之歡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 翰曰優厚款愛也言待接益

綢繆之旨

有同骨肉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

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濟曰綱繆相其為知親也肯意也同骨肉者謂親與謔為兄弟也

已古人罔喻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也昔

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縻善作

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

五臣作度善曰史記曰聶政避仇如齊以屠為事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恐誅亡去游至齊因為聶政言曰竊聞足下義甚高臣之仇韓相俠累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聶政乃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而求為報秦王者荆軻遂見太子太子曰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荆軻曰誠得樊將軍首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良曰聶政荆軻刺客也同善注二人皆以意氣相感靡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

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親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

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

翟垂涕

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邁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

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碑去琨之左右也收跡府朝謂琨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歧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 謹言不能遂初 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始之情而變也

于善作 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而後歔歔哉善

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 濟曰歎息也言自古

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是以視歧路觀素絲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歔悲也

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善作眷戀善曰先謂謹

父也今謂琨也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良曰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動心增戀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

盡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

言邪

善曰周易繫辭文能盡意况有不得

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

不勝猥懣

莫本

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掄揚弘美亦以據

其所抱而已

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掄揚著於後嗣

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拭瑕撻豐掩其弘美抱或為扼銳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掄引揚說撻舒也言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大美之若公肆大惠遂其厚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



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遠離之意

善曰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

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也

翰曰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

則所謂咸池酬於北

里夜光報於魚目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

靡靡之樂雄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濟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

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 謔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謔死罪死

罪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

濬哲維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

止伊順

善曰皇謂懷帝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

肅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向曰濬深哲智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言懷

帝有深智之德能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三台摘朗

四岳增峻

其一善曰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凡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摘

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

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善曰言罷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

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

也佐翼謂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輔弼也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

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濟曰對答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難之事答揚王之美命也苟非異德

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 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

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良曰徽美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忠正伊譔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宣揚帝王之美道也

以累世

善曰爾雅曰邁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

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婚姻譔妹嫁琨弟也著明也累世從

父至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 善曰左

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向曰義善

戚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興廢皆同之契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王室喪師私門播

遷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洸謀王室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

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銑曰王室

晉室也喪師劉聰破洛陽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善曰遷移也謂謫散移奔琨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

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翰曰謂望琨歸之也將輕忽

其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善曰阻險

顛謂謫父為劉粲所害也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也大鈞

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

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倏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倏俯也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

移良時日月之度迅疾如俯仰之間也

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

為疇曩

其五

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

現處不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

疇曩伊何逝者彌疎

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之事大理益疎也曩昔

也溫溫恭人慎終如初善曰恭人謂現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 銑曰溫溫寬  
柔貌終始如初不變易也 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

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

善曰遺音謂諶父之言也窮孤

獨以逮不及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  
賑卹窮孤樛木喻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翰

曰遺音謂琨先遺諶詩有憂恤之意樛木枝下  
曲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諶自言附琨而起也

妙哉蔓

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

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  
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卞和

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 濟曰妙哉  
歎美蔓葛得託樛木之上不雲布謂疎薄也不星燭謂

不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為玉名言  
蒙琨奉承齊卞和之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 眷同

尤良用乏驥駉

其七

善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邾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邾

無恤王良也尤與邾古字通良曰尤良王良也衛太子所親之臣驥駉駉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用乏

於駿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駕駉方駕駿珍

善曰方

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駉馬廣雅曰駉駉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總凡也西京賦曰方駕受轡鄭玄儀

禮注曰方併也駉以方駉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向曰駉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良也

方齊也言奉眷親厚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

冀

狐趙

有與五臣

其八

善曰尚書曰謨明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譖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

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此五臣也  
諳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

五臣奚

與契闊百罹

五臣作羅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

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翰曰奚何也百罹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

我與現身  
經危難也

身經險阻足蹈幽遐

善曰言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

阻艱難備  
嘗之矣

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

善曰分猶節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曰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濟曰昵近也言昔在暇日妙尋

蒙親愛委心於現同於兄弟故云匪他

通理尤彼意氣狹

善作

是節士

善曰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言



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又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良曰昔在閒暇之日尋其通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殞命皆非正道情以體生感以情起善曰言故非而狹之也理道也

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向趣舍同善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自情而起

罔要窮達斯已

其十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哀等趣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向曰趣進舍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磾處也由余片言秦人是

憚

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寥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 銑曰

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以修德也

日碑效忠飛聲有

漢

善曰漢書曰金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

從外入日碑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户下何羅襲白刃從東廂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 翰曰 桓桓撫軍古賢效呈飛忠孝之聲於漢北喻匹碑也

桓桓撫軍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途炭

其十一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碑尚

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疎為後進冠爾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 濟曰桓桓武貌撫軍謂匹碑為撫軍將軍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匹

碑能濟彼塗炭既濟寇挫民阜

善曰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良曰

挫挫謬其疲隸授之朝右

善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隸

史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謙自比也言誤以我為別駕問授任在衆

人之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善曰

漢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

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銑曰祇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相彼

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

善曰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爾

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也斯心謂謔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鳧也翰

曰相視也視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讐而無心者每憑山海庶覲高深

善曰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翰曰憑依覲見

也高深謂琨也言每遐眺存亡緬成飛沈其十三善  
依山海庶得相見也

注曰緬猶邈也濟曰眺視也緬遠也長徽已纓逝將  
言視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

徙舉去收迹西踐銜哀東顧善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碑  
所辟類乎徽纓之繫於已

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纓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  
首曰顧良曰徽索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彼西踐

之跡銜悲哀曷云途遼曾不咫尺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在東而顧也

其十四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

行 向曰曷何遠遠也言何云途路之遠我心為咫尺  
寸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已畏匹碑  
疑其二 絲絲女蘿施于松標 必遙切 善曰女蘿自喻  
心也 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薦與

女蘿施于松栢廣雅曰標末也 銑曰絲絲長  
貌女蘿喻已弱而附於匹碑也 松標喻匹碑也 稟澤洪

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飈

其十五 善曰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  
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飈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

沙石凝積 翰曰稟受也豐茂操執也纖質謂微能也  
衝飈謂機要之事也言持已微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

也 纖質實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善曰莊子  
曰可以言

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  
注曰致之言至也 濟曰實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

謂我精麤至在識意也

不見得魚亦忘厥餌

善曰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

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良曰餌鉤上食以引魚也

遺其形骸寄之深

識其十六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

向曰言我遺喪形骸投之遠識深識謂規之意

先民

五臣作人

頤意潛山隱几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

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偶也人也頤養也潛山巢許之徒也隱几謂南郭子綦也

良曰先人謂古仰

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

善曰說文曰熙燥也謂暴燥也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良曰

熙慘也潔浴也言如此之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慷慨遐蹤有愧高**

**旨**

其十七 善曰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 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之蹤不

能追之也故有慙高人之意旨意也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

善作

**一轍**

善曰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太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謂琨也鵬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

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 良曰異論謂有讒琨於匹殫楚越兩國

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心遂為阻 **死生既齊榮辱奚**

**別**

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良曰以大觀

之道則榮辱死生齊而無別

處其玄根廓焉靡結

其十八

善曰廣雅曰玄道也張衡

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 翰曰

玄根無形類自然之根廓空福為禍始禍作福階

善曰言無

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濟曰禍福相生遞為階始

天地盈

虛寒暑周迴

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良曰萬物滋繁為盈枯槁為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曰周迴也

夫差不祀釁在勝齊

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其十九

善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父陵越王

句踐敗吳王自剄越滅吳以喻琨也又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為伯 句曰吳王夫差敗



齊於父陵而驕為句踐所滅故曰不祀釁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

詐福也言琨亦當興復晉室也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

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

善曰達度亦謂琨也何晏論語

注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

銑曰邈遠也遠矣

美琨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雖謂人所屈神智則

無不通矣川流謂不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其二十善曰周易曰棟

隆之言不撓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翰曰琨能興

復晉室上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

贈崔溫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善曰

毛詩曰俟我於城隅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曹植輝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

云舊京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河起雲

霧

善曰厲疾貌也向曰陸平地岡巒山也

游子恒悲

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善曰漢書高祖曰游子悲

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懷曹子建應詔詩曰  
長懷永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銑曰謠旅宦幽州  
故云游子偕俱也恨不 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  
得與嶠悅等俱游也

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善曰楚詞曰伊思兮往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

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翰曰賢士  
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鄙邊也言朔邊非但有  
游俠之氣亦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善曰史記曰李  
牧者趙之北邊

地之堅固

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

千人委之軍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

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  
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 濟曰荒夷  
匈奴 趙奢正疆場 亦 秦人折北慮 善曰史記曰趙奢趙  
也 之田部吏也秦伐韓

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閭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濟曰趙奢亦趙

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秦軍自推無侵北之慮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故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良曰謹自云寄客於匹磾蒙寬恨以驚蹇姿徒煩非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

善作子御 善曰王命論曰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

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 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

謹自言我鈍駕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磾也 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

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

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負容暇以收人之美聲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善曰漢書曰倪寬選

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維屬不絕課更以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善同

最上翰曰殿後最先也赫赫遺愛常在去善同濟注濟曰何武字君公為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盛貌古人

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素猶故也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謹自謂也有素謂素有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溫也

以知我情故有此辭

答魏子悌

五言 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譙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

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 銑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

就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衆賢之力多士成大業羣賢

濟弘績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 翰曰成大業者資衆

賢以成大功也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

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

曰時乎時不再來 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顧此腹背謂悌也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琨也

羽愧彼排虛翮

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盾跪

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寄身

陰四岳託好憑三益

善曰書帝曰咨四岳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碑也三益友謂悌也言我寄身於琨得託於悌也傾蓋雖終朝大

分邁疇昔

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

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

大論分義我與  
涕過於昔人

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

協韻以

俱涉

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闕遠分立晉昌郡又

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領戶然時段匹碑為此職謔在碑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向曰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謔往伐之為賊所敗奔安次故云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

同險易厄難也

闊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銑曰契闊厄難也周旋相追逐言思義之道自此

厚深宣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善曰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碑

辟謔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

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而謬充此



幽州別駕也謠詠郡人詠  
郡屬幽州故云本州役也  
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暢理

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

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

精神之不通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濟曰  
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令我情之驚懼  
妙詩申篤好清義

貫幽蹟恨無隋侯珠以酬荆文璧

善曰小雅曰蹟滋也淮南子曰隋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  
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命曰和  
氏之璧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良  
曰篤厚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蹟言我恨無美才  
如隋侯珠以酬悌之  
妙詩如荆文之璧也

答靈運 五言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答

夕霽風氣涼閒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

五臣作浩已

盈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閒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晏清有餘也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

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銑曰霽晴也 軒門扇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滿內外也 獨夜

無物役寢者亦云寧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也 銑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

寧安 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誠

善作成 善曰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

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 懷勞謂思劬勞書其懇誠也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曰瞻言伊余雖顧之濟曰靈運既數行旅復深眷念於瞻

寡慰殷憂暫為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善曰長門賦曰伊余

懷之慢愚兮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鄙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暫為輕也生有德之稱也言雖牽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於安城答靈運

五言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

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向曰瞻為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作愈

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

肩

善曰阮德歆荅素道彦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

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肩嗣也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肩緒也之子謂靈綯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綯

繆結風徽網緼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

善作雲

臺與年峻

其一

善曰毛詩曰網繆束薪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問也鴻漸

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李顯阮彦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

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翰曰網繆纏綿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網

縉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  
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  
華

萼相光飾嚶鳴

善作嚶嚶

悅同響

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韝韝鄭玄曰興者喻弟

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濟曰華萼喻兄弟也

嚶鳴兩鳥之聲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  
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飭也親親子敦

余賢賢吾爾賞

善曰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

易色良曰子以親而厚我  
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善曰言比景後爾先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  
也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向曰比光景與汝則在  
後鮮明方年我則一日長於汝也  
萎葉愛榮條涸流好

河廣

其二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滿  
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數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

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銑曰萎葉涸流 殉 五臣 紫謝成  
自喻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茂深也 作殉

操復禮愧貧樂

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  
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曰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翰曰言營事業無成  
遂本志不克己復禮居貧樂道故云愧也 幸會果代

耕符守江南

五臣作  
南江

曲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祿足以代其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濟曰  
幸會得此祿割符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

履運傷荏苒遵塗數緬邈

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

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太熊詩曰遵塗遠蹈入  
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流 良曰荏苒流易也緬邈長

遠也所履之運流易  
遵常之道長遠也

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善曰愁

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翰答劉楨詩曰我  
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向曰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

言我相思為勞  
實於爾厚也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檠

善曰毛詩曰

折飛惟鳥異檠謂異量也凡檠以平量故言檠而顯量  
焉楚辭曰一檠而相量也銑曰肇始允信檠節也言

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  
及騰舉之節各異也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善曰

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  
詩曰邦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翰曰承明殿

名迢遞遠貌  
窈窕深貌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

五臣對善曰外內

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濟曰賢  
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相對也  
絲路有恒悲矧迺

在吾愛

其四善曰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可以南

可以北又絲或為蹊也良曰楊朱墨翟感跬行安於素絲岐路尚值有悲況在我愛而乖別也

步武鍛

殺翮周數仞

善曰漢書公孫懼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

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向曰跬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翮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豈不識高遠遼方

往有谷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

五臣作逾峻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豈不

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懼也



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達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路謂五十已上也適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善曰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

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銑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

難進而勇退也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

也補亡詩曰賓寫汝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向曰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

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 西陵遇風獻康樂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

猶進也又曰古者致  
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  
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

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  
楚辭曰吉日兮良辰蜀都賦曰

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寒玉英兮自修爾雅曰  
陶喜也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時

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  
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

闕其一  
樂也良曰韋昭漢書注曰悰

哲兄感仳  
匹別相送

越垌林

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  
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仳離慨其

嘆矣毛萇曰仇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  
曰林林外曰垌銑曰越度也同善注 飲餞野亭館

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棹

遠望絕形音

其二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橋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

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濟曰袂袖也湖水曲

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往也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棹楫也言舟隱曲岸

望聽不見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其形音也

當語

五臣誰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汎容作問 與而遐舉兮脚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

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濟曰靡靡行貌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

自止無人可語之也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

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  
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翰 昨發浦陽

汭今宿浙

折江湄

其三 善曰鄭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

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 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外之交入也湄水岸也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

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 銑曰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

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  
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嶽積素惑

五臣作或

原疇曲汜薄停旅

五臣作依

通川絕行舟

其四 善曰爾雅曰重嶽隙也王逸

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向曰嶽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惑亂也積雪之色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舟皆停止通流之處絕而不行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

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

五臣作囑

興游歎東睇起悽

五臣歌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久立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

風之患也

翰曰津濟渡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貌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瞻思與兄游故起歎息

睇視也悽歌

積憤成疾痾

晦

無萱將如何

其五

善曰韓詩曰焉得

也萱與鹽通

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痾

薛君曰萱草忘憂也萱與鹽通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

以忘  
憂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

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泰與

靈運書敦獎令仕故有此行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善曰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桓道鸞

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向曰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

縱炎煙焚玉發岷峯餘燎遂見遷

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

曰行旅仰而迴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鹽鐵論曰衝風飄雨沙石凝積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眷謂眷顧於已也微小也謂已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并及賢良故云焚玉發崑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被遷永嘉守故云餘燎遂見遷也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

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  
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翰曰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 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  
失也愆失也

總轡萬尋巔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  
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

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琴賦曰青壁萬尋  
銑曰親愛緣為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江也萬尋巔

謂山也言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善曰列子曰孔子  
觀於呂梁懸水四

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  
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  
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馬  
有石林 銑曰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處  
此未足為 閩 吳 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善曰漢書曰故  
越王無諸世奉

艱難也

閩 吳

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越祀身帥閔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事  
向曰閔中東越之名言彼邊不可安處而日夜思歸

躡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善曰言火魚有道無道行俱  
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名無道

則左遷故云事躡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  
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躡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

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火  
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也三避

三黜也濟曰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矢三避  
賢謂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亦猶抱二直所以

避三賢 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

善曰陸機詩曰託身  
承華側嵇康絕交書

曰許由之巖棲翰曰託寄也青雲上  
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盛明盪氛昏貞

休康屯遭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

善曰盛明貞休謂  
太祖也言以盛明

之德而盪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邇之俗也  
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  
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  
述如邇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徵羨之等徵靈運為  
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  
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  
傷悼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良曰盪氛昏謂平徐  
羨之也貞正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屯難也殊異之  
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感  
深操不固質弱易扳百經善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  
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  
質弱者則陋於衆版經猶牽引也銑曰言我感慮之  
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尪  
劣易為扳經也言就徵也

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

累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

善曰毛詩曰曾是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累久也謂

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於水者穿池而養給也 何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語往謂昔有

此語款然謂款其所欲累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

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

延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 濟曰所取土石不勞

遠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閒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

善曰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別也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

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

務也 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閒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之而走不知就

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善曰史記蔡澤謂應

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良曰夫子謂顏

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已懷抱寫誠授所往之篇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

善本無見可字

羊何共和之

五言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嶮尖疆中沈約

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為山

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銑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疆中地名羊璿何何長瑜此詩與

惠連今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

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

與子別山阿

含酸赴修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善曰說文曰畛井田間陌毛萇

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向曰修長也

顧

望脰

豆

未悵

於

汀曲舟已隱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

既勞相望脰亦悵說文曰瘡痂也瘡與悵通文字集畧曰汀水際平也

濟曰脰頸也悵正也汀水岸也言相

望之頸未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

歡并奔千里游

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

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

汝奔千里游也

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

善曰纜維舟索也共志曰更增舸纜謝靈

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良曰纜船索也日暮栖薄繫纜船於江樓

之宣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鮑曰言夕色雖斂

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

乃協悲端

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向曰追

念昔歡更增悲歎以秋泉鳴北澗哀援響南巒戚戚新分思慮况合秋序乎

別心悽悽久念攢

善曰爾雅曰巒山峯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蒼頡篇曰攢聚也

其憂傷久念皆攢聚於心也  
銑曰猿鳴泉響感動人使攢念攻別心且發青谿陰

暝投剡

時冉

中宿明登天姥

莫岑

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

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剡中縣名有

天姥山皆行歷處也

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

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翰曰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毛詩曰太姒嗣徽音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微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

酬從弟惠連

五言 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善曰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向曰徒衆也言我卧病謝時人之衆滅迹入於雲峯也峯山也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

胷

其一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享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

披腹心

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

與爾隔音容也

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

人無有堪與同事末哀也哀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胷也令弟謂惠連

心胷既云披意得

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秩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



日馳

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

也

良曰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悟

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其分離也莊子曰禍福

相生聚散以成 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

分離別西川迴

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去嘉音果

枉濟江篇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也果猶遂也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所居也

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侍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辛勤

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其三善曰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秦嘉贈婦詩

日思面  
叙款曲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

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黨若果歸言共陶暮春

時

其四 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游俠客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

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陶喜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騫玉英兮自修濟曰務趣也言觀詩之趣但合游

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祇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

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

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南交言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善曰爾雅曰桴山桃也毛詩曰

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苞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濟曰紫色也

嚶鳴

善本作  
嚶鳴嚶

已悅豫幽居猶鬱陶

善曰毛詩曰伐木丁  
鳥鳴嚶嚶禮記曰

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淡自守尚書曰鬱  
陶乎予心顏厚有怛怛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良曰

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  
善

白元晫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  
忉向曰佇待也夢寐待  
之還解我吝恨與哀勞也

文選卷二十五